

道德颂

盛可以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盛可以◎著

道德颂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道德颂 / 盛可以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6. 2

ISBN 978-7-5411-4071-6

I. ①道… II. ①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15992 号

Daodesong

道德颂

盛可以 著

责任编辑 孙学良
封面设计 叶 茂
内文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文 诺
责任印制 周 奇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0mm×203mm 1/32
印 张 10.5 字 数 200 千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071-6
定 价 39.8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目录

第一部..... 1

第二部..... 89

第三部..... 201

第一部 |

从高原回来大约半个月之久，旨邑接到水荆秋的电话。听起来他十分高兴，声音爽朗。不清楚是被感染，还是发自内心，她一开口就像只灯泡突然亮了，散发热情的光芒与温度。他感觉到她话语里的强光刺激，更是来劲。他说想来见她。她问他在哪里。他说刚从法国飞到香港，下午在香港大学有场演讲，明天上午就可以飞长沙直抵她的老巢。他倒像是做一个果断伟大的战略部署，要来一举将她歼灭。她立刻认为，他来见她，也就是来奸她。或者说，他有兴趣来见她，必定有奸她的愿望。他甚至可以直接说，我想奸你。

她犹豫半晌，说她惶恐。

“为什么。”

“我怕出事。”

“我只是想看看你。”

“我不再想和已婚男人纠缠不清。”

“我在法国给你带了一件小东西。”

旨邑沉默了，仿佛正考虑做与不做。事实上，她的心动了一下，不为那件小东西，她没想到，他在法国也惦念她。她只是偶尔想起他，他的已婚使她平静，尤其高原之夜，她不曾草率地被肉欲俘获，那个贞洁的夜晚慰藉着她，正如无数渴望自杀的人，自杀的念头倒成了巨大的安慰，并借此安然度过许多不眠之夜。

一个普通的高原之夜，因为后来的故事，变得尖锐。

那时雨后不久，地面积水未干。因为酒店的灯光，深浅洼地的水都染了颜色。或者珍藏一棵马尾松的倒影，一株白桦树的挺拔。夜空暗得发亮，就像经过铸磨的铁器，浸出一种光来。两周前，旨邑与在路上遇到的那个胡子拉碴的男人，碰巧同住一个酒店，与他相对的刹那，旨邑感觉一种无法解释的温暖。一周前，旨邑的车被倾泻的山石砸毁，除了她，其余四人全部丧命。

旨邑无数次回头解读那种温暖，如果说那是劫难蓄谋的开端，又未必不是情欲最初的真实萌动，然后有了一种尘世间的因果关系。她一次次想起那只初次造访的手，连着厚实的身板，连着无边的高原夜色，在他说完他的名字“水荆秋”之后，那只手从她的腰际滑过起伏的臀部，顺着沟壑往根底挺进，柔韧冰凉，滑行速度匀称，仿佛蛇爬过小山头，她感到蛇的腹部与山的弧度和谐默契。他同时吻她。在藏区行走久了，彼此一股膻味。

那个夜晚，她已经足足二十九岁，水荆秋也四十出头，双方十分默契地遵循情感发展规律，在一扇彼此都渴望的门前，道貌岸然地徘徊，不过是为日后的结论做个高尚的解释：一切是有感情基础的。更何况在那个夜晚，水荆秋谈到了尼采、聂鲁达、庞德。

那简直是个崇高的夜晚。地面上一切都静止不动。他们在松树间飘移，两个暗黑的影子，追逐理想与光芒。旨邑讲她的死里逃生，感觉他渐渐地攥紧了她的手，手指头摩挲抚慰，传递内心生长的怜惜。她感动了，并且高估了这种感动，她感到周围的一切也在渴望她重新扑进他的怀抱。她又想，假如一周前她死了——生命无常，脆弱得不堪一击——他的咖啡色皮夹克摩擦她的黑色风衣，发出轻柔细腻的声音，既温馨又淫荡。

水荆秋视旨邑为一只鸟儿，迷了路的鸟儿，从高处降落在他的面前。旨邑却将水荆秋比德于玉，而且是和田玉，是玉之精英。玉首德而次符，她最看重的是男人的德。水荆秋并不英俊，然而，这块北方的玉，其声沉重，性温润，“佩戴它益人性灵”，她以为他的思想影响将深入，并延续到她的整个生命。

旨邑责怪自己齷齪，或把事情想齷齪了。坦然的做法是锁好心里那条狗，清扫门庭，打开柴扉，迎接远道而来的朋友，提前设计或预先设定，都是与自己过不去，能在某些时刻得到自然舒张的人性，未必就是毁灭。

不管水荆秋带了什么小东西来，它起了关键作用，先是让

旨邑感动，继而不得不礼貌地面对它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它替旨邑掩饰了内心的虚伪，它让她心安理得地接受他的探望——她其实多么盼望他来。她由衷感到需要更深入地了解 and 爱情——如果他婚姻不幸，这次见面将具有特殊的意义。

人的卑劣在于先给自己一个说法，然后钻自己空子；先给自己树一个障碍，然后将它扳倒。这个过程，就是所谓的理智。旨邑正是这样，她清醒地知道会发生什么：一个小东西能让她感动，心潮起伏，那么，这个一米八的大活物从法国到香港再到长沙，即便他不好她，她也可能将他引诱。答应他来见她，基本上算答应他奸她了。

长沙的深秋阳光坦荡，明媚晃眼。风将城市涤扫净爽。空气里有几分躁动不安。

旨邑住在湘江边，从十六楼阳台能见江对面黛色青山，云絮低悬，仿似搓洗过的天空蓝得透明。水荆秋从天空里浸显出来，就像刚冲印的照片泡在水里——还是那件咖啡色皮夹克，胡子拉碴，面容粗糙——待拿起来细看，总是变成了另一个男人——谢不周，这个在北京生长的“胡人”，三十岁离开北京，美髯剃净，虽肤白若妇，仍不乏粗犷之风。他曾是个潦倒的诗人，忽然决定用知识创造财富，搞起地产策划，将死楼盘做活，活楼盘做火，在地产界颇有声名。

旨邑在长沙读了四年书，现在是自由职业者。拥有一间二十几平方米的玉器店，专卖赝品。闲时以看玉器、古钱币方面

的杂书消遣。遇到水荆秋之前，旨邑便明白有价值的古玉，仿佛爱情，不在人间普遍，不为寻常百姓拥有，也不再为这种事实颓丧。她愿意爱慕书中的物器，相信别人的爱情。逛古董旧货市场，空手而返只是进一步证实她对这个世界的认识：在喧嚣混乱的市场，已经不能淘到合意的东西，正如滚滚红尘之中，鲜有比德如玉的君子，好德如好色的高人。

旨邑太清醒了，正如她逃脱不了的厄运，她必然看到从美丽到腐烂的过程，这与玉的形成截然相反——玉被从腐烂中挖掘出来，焕发新的生命。

旨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，感动，尤其是自我感动，是危险的东西，它会成为罪魁祸首，也可能是幸福的开端。当然，如果什么波澜也没有，则可以忽略不计。死里逃生后，异性的触摸引起的震颤，现在想来，完全是由于灼热引起，像一块烧红的铁，刺的一下印上了她的肌肤。试想想，一个男人，在地球上绕来绕去，仍惦念着要来看她，要在她这里落上一脚——在巨大的地球当中，这个用显微镜也不可能看到的地方，却画在他的世界版图里，而她就是这个地方的标志与注脚——等到生命终结时回望整个过程，它也会留有痕迹。

上午是个漫长的过程。水荆秋一到黄花机场，就给旨邑报了信，这意味着他还需四十分钟左右。时间消失了。漫长的四十分钟如一个笼子。她懊悔没去机场接他。她记不清他的脸，

却记得他的身体，挡起风来比墙结实。他拥抱她的时候，她就像莲子里的嫩芽，镶在他的身体里。味是苦的。不能终生留在他的怀里。她抽芽，离开。不知道他的身体是否留着那一道槽痕。

他终于到了。比在高原时要略显优雅。他眯着眼，难分清是笑，还是因为阳光，鼻尖冒汗。她刚走近他，他退后两步，俏皮地将她上下打量。她的确很高兴，不需要任何煽动，并且有点羞涩了。她帮他拖动棕色皮箱，他抢过去，雌雄两手相碰，片刻也不耽误，步履匆忙地往有床的地方去。旨邑脑海里总有张床。

关上门，他们就再也没有分开。

旨邑根本没有犹豫的余地。事实上，她一直都在考虑，做，还是不做。做，意味着自己决定当他的情人，不做，身体或许充当诱饵——肉体有时候比灵魂更能攫取男人的心。她期望看到婚姻的曙光。他抱紧她不撒手，仿佛经历无数相思的煎熬。她感觉那道槽痕还在，这次压得更深。她问他，为什么分开后一直不给她电话。他一声沧桑叹息。旨邑是个聪明的女人，不排除偶尔自作聪明，她明白已婚男人的处境，出于对他的宽慰与感动，她动情地吻了他，并为自己的热情感到骄傲——她慰藉了一个身心疲惫的男人。

后来，她在他的怀里睡着了。醒来发现彼此的嘴唇还咬合在一起，他的手搭在她的臀部，她感觉是一只毛茸茸的熊掌。

天快要黑了。她在他的怀里至少睡了三个小时，她原本只有独自才能睡好，或者是背对着男人才能勉强入睡。她悄悄移开脸，看着两具平放的肉体，暗自吃惊。

他将是她的什么人？她又会是他的什么人？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

她仔细看他：几乎是个完全陌生的男人，长得草率，样貌憨钝，鼻子大，嘴唇不薄，额上刻有浅纹，比实际年龄显老。他在男女之事上的绵密细致，旨邑之前的男人无法相比。其实，旨邑开始颇为别扭：他的油性头发未能及时清洗；牙齿似乎使用过度，有一颗缺牙，一颗假牙，还有烟垢焦黄；睫毛短浅，隐约的老年斑如华发同样早生——差不多就是个糟老头了。正是这些，让旨邑感觉他一生精神丰富，忍辱负重。她敬佩他，莫名其妙觉得有责任爱他——他在高原给过她刹那的温暖，是劫后余生的第一缕阳光，她理当爱他。

他谈知识分子。她问什么是知识分子。他说这概念在国外不一样，并非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是知识分子，它起源于法国和俄国，有特定含义，强调立场批判性和智力水准。她说她并不嘲弄知识分子，相反，她很向往。可惜她不是，也永远成不了知识分子，她只是大地一种贴着地皮爬长的草，爬一截，就长出一把根须与草茎，如果没有阻拦，它可以爬绕整个地球。他说他欣赏生命力顽强的东西，他就喜欢她的独立、执着与自由。

他起身去客厅，重新躺在旨邑身边时，手里多了一个奖杯，说法国颁给他骑士奖，他不用翻译做了答谢报告，掌声如雷。她盲人似的小心摸索奖杯，被这个极具艺术美感的雕塑吸引了，或许真正令她着迷的是他的美誉，她将眼光投向他，含情聚恋，骄傲无比。

“有人鄙薄，说知识分子就是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，说出更多的东西。有本书专写私德极糟的知识分子，说他们会钻道德相对主义的空子。”旨邑说道，手仍在摸索奖杯。

“保持独立的人格，做社会的良心和监督者。”他像她摸索奖杯那样摸索她的躯体，讲起道理来，脸上光芒四射。后又涉及本雅明、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她很钦佩他了。回想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，旨邑从他的油性头发中闻到了幸福（知识）的芬芳，她甚至很想为他（知识分子）洗头，接吻时不再想他焦黄的牙齿。

她动情地笑了。她的笑惊动了他。他醒来又细致地抚摸她，说起酒店相遇的那一刻，她那样无助，正是那种无助吸引了他。

一个人刹那间的无助，可以成为对方爱的理由。她感到这个说法新鲜极了。

他早已结婚生子，这很普通。出乎旨邑意料的是，他还有前妻。关于前妻，他说得很多。他们并不相爱。出于责任心，

他付出了最大的努力。他是带着愉快的心情离婚的，就像被捆的人忽被松绑。对于这个已成往事、且已老去的女人，旨邑兴趣不大，她很想知道梅卡玛是怎样的女人，是否漂亮温柔，做那时时是否很会讨他欢心，又怕太清楚了自己难受。那个模糊画面已经像只风筝，不断地在她脑海里飘浮。他避而不谈现任妻子，甚至相当矜持。她理解为尊重，或者是保护。想到自己终究不是他的什么人，于是有一丝痛楚。反过来，他向他的妻子隐瞒她，仍然是对他妻子的尊重，或者保护——“我不能伤害妻子(她多无辜呀)!”他说。于是不惜贩卖无关紧要的情史以作弥补，来满足旨邑对他的好奇心。

他研究历史，教历史。一个患臆想症的本科生将他爱得死去活来，甚至为他自杀。一个画油画的有夫之妇热烈追求他，不惜先离婚，后辞职，跑到哈尔滨来。那时，他正与梅卡玛同居。画家曾一度搅乱了他的生活。不过，梅卡玛曾与他共患难，在他精神面临崩溃的特殊时期，她用坚定地爱将他抚慰。他说的“特殊”，与一次动乱有关，与死亡有关，与一个人的信仰有关。他说有机会再跟她细谈，直到最后，他都没有做到。

旨邑不忍追问，他表情深刻痛苦，她有意调节气氛，问他是否曾用外语谈恋爱。他说他只喜欢中国姑娘，像旨邑这样不依靠大胸便产生性感的女人。他不直接回答她的问题。她觉得他并不憨钝，甚至是狡猾的，他完全掌握了和情人说话的技巧，这个年纪的男人，在这方面几乎不可能有破绽了。不过，

旨邑表现出高兴的样子，尽管他的话值得怀疑，这比他说喜欢外国女人舒服多了。他获得鼓励，仿佛为了证明自己所说属实，又对她及它们珍爱了一番。

究竟有些不一样了。即便长沙仍是秋天，玉器店并无二致，赝品的光泽不减，登门的顾客不增——旨邑还是感到生命强烈的变化。即便水荆秋使君有妇，和田玉已是别人囊中之物，毕竟她拥有抚摸权，使用权。她抚摸着，使用着，他就是她的，他永远浸染她的温度与颜色，她成为他这块玉上的浸。无论是玉，还是感情，都只能活着拥有，死不能带去。如此一想，她觉得和梅卡玛平起平坐，甚至是略胜一筹了。如果水荆秋说的不假，梅卡玛早不戴他这块玉了，除了法律上的互属与义务关系，他们几乎是不相干的两种物体。更何况好玉还得配良人，梅卡玛未必懂得善待一块好玉，也许在她心目中只是普通石头。生活早把梅卡玛这种不细致的北方女人磨粗糙了。

当然，这只是旨邑的遐想，梅卡玛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，仍是一个谜，她想解而又不敢解的谜。

她仍是自由的。这种自由由于她又是多余。她感到虚无。没有东西可以紧握在手。在婚姻中，肉体结束后，还有责任与契约；婚姻之外的情感，肉体的厌倦可能代表终结。

旨邑感到冷，像那只已婚的手，造成战栗。立冬了。缝隙里进来的风格外刁钻。她的自由是水荆秋告诉她的。她不喜欢

听。她情愿他说：“你是不自由的，你是我的！”她知道他的暗示。他的解释合情合理，仍然刺伤了她。听起来他是为了她——他有妻子，这对她不公平，他无权、也不想限制她的自由——说到底还是为了他自己，如果她有别的感情，他用不着负疚。她十分清楚男人的用意。她唯独不愿对水荆秋使用聪明——她相信他是心怀苦衷地爱她——面对他，她愿意拔掉咬人的锋利牙齿，毁掉刻薄的心肠，扭转鄙夷的眼光，她要宽厚、温和、善解人意——要比梅卡玛更女人。

她一面觉得自己伟大，一面又感到脸红——多希望是他的爱在改变她，或者他就爱真实的她，而不是她对他迎合。

事实上，旨邑并不清楚爱是什么。爱，或者就是与梅卡玛一决高低。

她试着抹去他，不觉得有什么痛，或者若有若无的痛，和他的存在一样。他回哈尔滨以后，只能电话或短信联系，听他的声音是有价的，谁打电话谁付费。她用金钱来衡量他的爱：他打半小时电话，她觉得他很爱她；如果打十分钟或者更少，她便不高兴。说他二十四小时与梅卡玛在一起，给她的时间太少了，假设平均每天通话十分钟，按一辈子来计算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，总共也就那么些天。他说心里装着她，睡觉前想她，睁开眼还是想她。

她心情反反复复。她想要爱他一辈子，当一辈子的地下情人。她为自己的爱感动得发抖。一会儿内心极不平衡，想到他